

【记忆】

## 夏日卖瓜记

□李凤玲

从我读小学的时候起，父亲就开始种瓜了。而西瓜成熟的时候，正好我放暑假，我便经常跟着父亲的牛车，去赶集卖西瓜。其中某次下乡经历，给我的印象最深。

那时候我已经读初中，爱美之心刚刚开始萌发。我穿着月白色的夏裤，那是母亲新给我做的。为了保持优美的裤型，我走得小心翼翼。但面对毒辣的太阳和漫长的路途，我很快就“丢盔弃甲”。我可真佩服我们家的牛，它一直“嗒嗒嗒”地走着，不紧不慢，不知疲倦。二十多年前的这次行走，也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暗伤。从那时起，我便再不喜欢赶集，无论它是远是近，都没有了吸引力。

我和父亲到集上的时候，那些熙熙攘攘的人群全都暴晒在毒辣的太阳底下。和人群一起暴晒着的，还有摊位上一堆又一堆西瓜。那时的庄稼人似乎个个都善于耕种，他们的西瓜又大又圆。父亲找地方拴好牛车，又在密密匝匝的西瓜摊里挤出了一个空间。他从牛车上搬下一个箩筐，放上几个个头稍大的西瓜，又搬出马扎，守在箩筐前。他眼巴巴瞅着大集上一张张陌生的脸孔，期待开张，却无人问津。

我站在父亲身后，帮他照看蛇皮袋子里更多的西瓜，还得不时去照看一下拴在空地上的牛车。终于闲下来的牛趴在地上咀嚼着，尾巴翘起来，不停扑打围绕过来的苍蝇和牛虻。

依然没有人买瓜，父亲巴巴的眼神里，却忽然闪出些神采，他说：“走，我们下乡去。”

下乡，就是到村子里去卖瓜。父亲要和我牵着牛车继续赶路，然后到一个又一个陌生的村里，沿街叫卖。在村里，西瓜可以卖钱，也可以换成粮食。

牛车再次套好，父亲思考了一个方向，然后，不知疲倦的牛便又“嗒嗒嗒”地开始了新的征程。

我至今都不知道我们去的那些村庄的名字，它们应该在离我们村很远的地方。有一个村子给我的印象颇深，有很多刺槐树，长在村后的一片沟壑两旁。那沟壑，就好像古时的护城河，给本就古老的村庄增加了几分神秘的韵味。就在那片沟壑和树林的前面，有一个村庄掩映其中。太阳依然很毒，但浓密的树荫将我们保护得很好。我躲在久违的阴凉里，惬意地呼吸。我不记得父亲是否大声吆喝过，但很快就有人围了上来。我感觉在这样古老的村落里，西瓜好像也是个稀罕的物种。村人很少拿钱来买，多是用粮食来换。我帮着父亲看瓜，也帮着父亲将那一片片麦子倒进蛇皮袋里去。

有个面容和善的妇女从大门里走出来，她不仅买了父亲的西瓜，还邀请我去她家里吃午饭。那时天已过晌，但我丝毫没有觉得饿。我为父亲的生意如此之好而开心着，希望能早点把西瓜卖完，那样我们就能早点回家。在她的再三邀请之下，我终究没有走进她家里去，但我万分感激一个陌生人的好意，她的美丽与笑容，至今闪现在我的脑海里。

夕阳西下，我和父亲赶着空空的牛车回家。我开心地坐在牛车上，很想哼一首民间小调。我没有了来时的疲惫，觉得无比轻松，还期待下次的卖瓜之行，能再来这个带给我们好运的村庄。

但父亲显然记性不佳，那个神秘的村庄，也真的就像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，它让我们在后来的数次卖瓜之行中，“不复得路”。我们赶着牛车奔波在一个又一个陌生的村庄之间，然后在夕阳西下的时候，看着牛车上并不见少的西瓜，怅惘地数着口袋里为数不多的分分角角。

那些艰难的卖瓜经历，也摧毁了我刚刚开始青春萌芽，我在目睹和体验了生活的无比艰辛之后，从此拒绝了花裙子、红发夹。我在父亲哀哀的眼神和愁眉不展里，一步便跨越了本该漫长的青春，却在若干年后的今天，开始了回忆和感念。我感念土地，回忆老家，还有那些让我心绪沉重的西瓜，直到今天，我都感念它带给我的煎熬，以及卑微。

(本文作者为初中语文老师，山东省作协会员)

【实录】

## 雨中行路

□星袁蒙沂

抬头仰望、远望，目之所及，皆是蓝得乌黑、厚到不可预知的昏暗。那种颜色匀称且浑然一体的黯淡中，根本觅不到乌云、白云。莫名的威压下，雨从看不到云彩的地方泻下，其量之大，其势之猛，宛如天河开了闸。雨，这段时间成了常态。

约两周前，下午下班时，父亲给我打电话，让我找车找绳索。他的三轮摩托车陷入路边的泥窝里出不来了，让我帮忙想办法把车拉出来。儿子放假后回了老家，我原本打算回老家看看的，父亲一个电话，打乱了我的行程。

花生秧生虫，父亲去地里喷药，离开时，车辆陷入泥中无法出来。听到父亲的话，知道人安全，我心中的恼火再也压不住了。四五天前，突降大雨，暴雨。我担心父亲去地里干活，打电话嘱咐多遍，雨天梯田的石坝随时可能坍塌，千万不能到地里干活，特别是坝边和坝跟。父亲满口答应。当天我下班后回老家时，雨已停，父亲和儿子不在家，问了母亲才知道父亲领着儿子去地里除草去了。父亲背着除草机除草，小家伙肯定不会乖乖听话，必定乱跑。喝饱了水的梯田，一两米、三四米甚至五六米高的石坝，有可能“哗啦”一声毫无预兆地坍塌。一旦出事，追悔莫及。

我立即给父亲打电话，态度生硬地带着埋怨将其叫回。回到家父亲还在解释，去的那梯田肯定没事，他心中有数。我的气消了，又心平气和地跟父亲聊了许多。事过去了，天并未晴，雨停停下下，小小大大。才过去几天，父亲又下地去干活，车陷入泥窝里，若不是实在没办法，他不会给我打电话的。

那个地方，轿车和越野车都过不去，认识的人又都没有三轮车。我借来拖车绳，又找了辆同事的两厢车，还没到地方呢，父亲在路过车辆的帮助下，已经把车拉出泥窝。时间太晚了，当晚未能回老家，我打电话再三叮嘱父亲，连阴天、大雨暴雨天，绝对不能去地里干农活。心中有数是不假，他的车不照样陷进泥窝出不来吗？父亲不再反驳。

持续干旱之后，进入7月份，雨缠绵不断，已二十多天。即便有晴天，顶多半日一日。

昨天，大雨一阵阵下。下午下班时，绝大多数同事选择住在单位，少部分需要回家的同事，走得也很犹豫。我必须去县城一家酒店接孩子，不得不心怀忐忑前行。导航提醒，去县城的新国道封路禁行。旧的国道，多处路段标记为红色，通行十分缓慢，原本几分钟的路程，提示预计通行时间四五十分钟。长时间堵在路上，轿车一旦淹水很不安全，又怕儿子等久，心中更急。我查了导航，准备绕小路通过。

导航还真提示了一条小道，显示黄色。那条小道肯定没国道那么拥堵，速度应该会快很多。慢慢向前靠，到第一个路

口时，拐进小道。那条道一开始也是柏油路、水泥路，但路很窄，只够一辆车通行，会车困难。越往前，路上的积水越多，浑浊的泥水掩盖了整条道路。前面的水多深？不知道；前面的路是否被冲断或塌陷？不知道。雨水大范围漫过路面，呼呼流淌，车在路上不敢停留，不敢挂倒挡后退，也不敢稍作停顿，唯恐发动机进水，只能心一横低挡向前冲，也根本没有其他选项。如果要怨，只能怨自己草率，选择了一条不熟悉路况的路。好不容易从泥水里冲出来，像见到救命稻草一样见到一处上坡。我跟妻子一合计，赶紧找路边停靠。

中午上班时，我曾被大雨堵在车内十几分钟，见雨略小，打开车门就往楼里跑。跑得快，没在意手机从裤兜里掉了出来。等回过神拿伞回去找，手机已在水里泡了两三分钟。带手机去维修店烤干，发现屏幕烧坏了。换完屏，电已不足。继而去县城接孩子，导航、电话频繁联系，用电更快。在斜坡上停车后，发现电量即将耗尽。等雨稍小，一边询问一边步行探路，尝试重新转回国道。进城的路，依然严重堵车，我跟妻子商量，先去最近的一家麻辣烫店吃饭，顺便充电。若执意进城，万一手机没电了，谁都没法联系。把车开到麻辣烫店门口稍高处，心里才稍微踏实些。

雨，松一阵紧一阵，还是中雨、大雨的姿态。手机充上电，心宽了许多。这时收到酒店那边打来的电话，儿子舍友的妈妈已到县城，顺道把他捎上了。我们就放心了。那孩子的妈妈说，如果大雨不停，就带他俩先吃饭，再去县城的姐姐家住，次日回镇上。如果过会儿路况变好，能回家还是回家。看看外面的雨，依旧在下，天气预报说次日大暴雨。

没辙，只得返回。我打开导航，回镇上的路，有一段也标红了，行驶缓慢。我瞪大眼睛，靠近中间护栏，在大雨之夜缓慢前行。路面被连日的大雨、暴雨冲刷出了一些坑，坑里灌满雨水后与路面齐平，根本看不清。行驶的车轮猛地掉进去再迅疾弹跳出来，砸起的水噗嗤噗嗤呈扇形乱溅。

雨大，水多，路滑，天黑。说好了在大泉社区路口等儿子他们，时间一拖再拖，接到电话时人家的车已过了大泉社区路口，到了前面数百米的红绿灯处。大雨之夜，看不清路边情况也正常。我想请儿子舍友和他妈妈吃饭，人家婉言谢绝了。听儿子说，捎他回来的那辆车在路上轧上了一个深坑，有个车胎爆了，硬撑着开回来的。

雨天，前方的路段，情况未知，就像梯田里随时可能坍塌的石坝，这一会儿还是竖直齐整的坝子，下一秒、下一分或几小时后，可能就变成泥石堆。这时才明白，大雨、暴雨天，“非必要不外出”不只是句简单的提醒。勿论时间、地点，它字字千金，字字抵命。

(本文作者为平邑作协副主席，现供职于临沂市平邑县地方镇中心卫生院)

【世相】

## 幸运的芳邻

□马海霞

我很少看微信朋友圈，但朵是个例外。我和朵因业务往来加了微信，我因喜欢她家的猫开始追她的朋友圈：她家养了一只猫，邻居家也养了一只猫。一次，两家的猫在楼道偶遇，成了玩伴，她和邻居因猫打开了话匣子。

邻居得知她经常出差，留猫独自在家，要请阿姨上门投喂，便告诉她，以后出差，可以把猫放她家里寄养。她俩就这样成了“猫搭子”，两只猫越搭越熟，把邻居家也当成了自己家，主人不出差，猫也想去邻居家串门。于是两家顺应猫的喜悦，“共享”俩猫，白天让两只猫在一起玩，若晚上不愿回家，也可以留宿邻居家中。两只绝育了的猫成了伴侣，猫主人升级为猫“亲家”。经常见朵在朋友圈晒邻居给她做的美食，生病时邻居陪她去医院，还为她做病号饭。前年，邻居买了新房，装修好后，却迟迟下不了决心搬家。搬走就要拆散两只猫，实在舍不得棒打鸳鸯，最后邻居决定将新家租出去，继续住旧居。

我作为朋友圈看客，都能共情邻居的想法，她舍不得拆散俩猫，也放不下朵这位近邻。她和朵已经由“猫搭子”变成了饭搭子、旅游搭子、生活中互帮互助的搭子，是情感上的亲人。朵得此芳邻，实属幸运。

朋友圈追猫的同时，我从朵的朋友圈“窥探”到，她老公是个暖男，既能上厅堂又肯下厨房，她经常在朋友圈发“欺负”老公的趣事，每个字都带有爱情的味道。我觉得朵很幸运，遇到了同频伴侣。

朵还常发朋友圈“晒”后妈，后妈给她寄来家乡的美食，后妈发微信嘘寒问暖，后妈奔波千里来看她……她小时候父母离了婚，后妈的前夫去世后，带着儿子嫁给了朵她爸，对朵视如己出。“后妈”这个词在朵这里变成了一个温暖的词。亲妈也在朵的朋友圈出镜过，亲妈离婚后也找到了幸福的归宿。原生家庭破裂，对孩子伤害很大，但朵是幸运的，父母离婚，之于她，等于多了两个爱她的人。

我很羡慕朵，一路遇良人，真是幸运。

一次，和朵的同事李姐一起开会。谈起朵，她说，朵其实挺不容易的，20岁时得了乳腺癌，身体虚弱时，爬一层的台阶需要半个多小时，但她得病期间坚持在网上发表抗癌日记，她老公就是看了她的故事喜欢上她的。后来她身体痊愈后开始健身，身体练得苗条紧致，成了健身达人。朵曾经生过一个儿子，孩子两岁时意外离世。后来，她再也没有怀过孕。好在她心大、乐观，她跟老公很享受被“丁克”的生活，一屋两人三餐四季，日子过得温馨浪漫。

原来，命运并未处处厚待她，幼时父母离异，年轻时得了重病，又遭遇丧子之痛，面对这些人生变故，很多人都挺不过去。迟子建说，当你把自己看得小了，世界就大了；把自己看得过大，世界一定就变小了。朵的可贵之处是不纠结生活的磨难，当一条路走不通了，她不去钻牛角尖，而是选择换道而行。你若盛开，清风自来。这话虽然老掉牙，但形容她正贴切。

(本文作者为淄博市作家协会会员)